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王文煥著

吳松厓年譜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王文煥著

吳松厓年譜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

(92479)

中國史學叢書 吳松厓年譜 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伍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王 文 煥

主編者 何 炳 松

發行人 王 雲 五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(本書校對者潘同贊)

吳松厓語錄

官不必大，惟其稱；詩不必多，惟其工。（晚翠軒詩序。）

古人隱於令者多詩材：河陽之花，彭澤之秫，羅浮之梅，秋浦之月，其大較也。（馬讓洲詩序。）

學詩者日趨便易，類多疏古而親唐。卽間有好古之士，亦耳食成言，往往過分軒輊：如愛漢魏者，則薄六朝；愛左郭者，則薄潘陸二張；愛陶鮑三謝者，則薄梁陳周隋諸作。自鄒無譏，拘墟已甚。不知詩有大家，有名家，亦有未能名家，而單詞片語，卓然不可磨滅者，安得舉一而廢百乎？（律古續稿自序。）

詩者乾坤之清氣，肺腑之靈機也。得其趣者，雖學有淺深，工與拙半，然卽可以免俗矣。故不學詩者，凡飲酒，看花，遊山，玩水，若無一而可焉。（會寧吳達叔詩序。）

子杜幕嚴，務觀幕范，兩公固皆帥蜀，而賓主俱工詩，故能有針芥之投，喁于之唱。使非其人，而杜卽湖南，陸亦山陰矣。（石田詩鈔序。）

近騷者詩高，近文者詩卑。唐宋之關，實分於此。（牽絲草序。）

游覽多，則詩之境界寬；推敲久，則詩之格律細；別擇嚴，則詩之門戶真。（全上序。）

作詩之根本，繫乎性靈。（劉戒亭詩序。）

漢人重班固而輕崔駰，梁人嗤張率而服沈約，彼徒震驚其名望耳。（雨春軒詩序。）

詩無盡境，而久則愈工。故古人晚年論定，輒自悔其少作。（李坦菴詩序。）

吳松厓年譜

一 導言

吳松厓先生鎮的名字，現在知道的人怕莫有多少。我在蘭州第一師範讀書的時候，狄道同學常談及他們故鄉詩人吳松厓逸事，在課餘飯後消遣。奇怪！吳松厓三字，好像和我有宿緣，破題兒第一遭聽見他的名字，恍若是一個遠隔天涯的故友，早已認識。胡適之先生說：『我是愛打抱不平的，生平最喜歡表彰那些埋沒了的學者和文人。』胡先生的這話，我是很誠懇的表同情。像吾甘詩人如吳松厓先生，任教他埋沒一百三十多年，能不表彰嗎？因此留心找尋先生的遺著，或者有關於先生的文字，探討松厓先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

小倉山房尺牘有與臨洮吳信辰先生書一文，說先生的詩，『新妙奇警，奪人目光。』袁簡齋

(枚)先生，『備山林之清福，享文章之盛名，百餘年來無及者。』對先生的詩這樣推許備至，雖然不是『一經品題，聲價十倍；』但是先生的詩，有足供人探討的價值，無庸再事狐疑。在近人所編的清史列傳文苑傳卷七十一有吳鎮（松厓）寥寥百餘字的一篇小傳，是千篇一律的官書式的刻板文字，也不能窺見先生品學的究竟。不過在這篇傳裏說先生：『詩名滿人間。』有這樣的兩種評語，節錄如次：

『三原劉紹邠（九畹）謂其（吳鎮）與建安大曆諸子揖讓一堂。王鳴盛（西莊）亦謂秦中詩派，自孫枝蔚（豹人）李因篤（天生）王又旦（山史）後，惟鎮爲絕倫云。』

甘肅說是『義軒故里，文化淵源。』但到近世紀以來，一般人以爲甘肅文化，一落千丈，求一個『詩名滿人間』的詩人，真如『鳳毛麟角。』這也有種種原因：甘肅遠代且勿論，自明清以來，如慶陽李空同、夢陽、鞏昌胡可泉、續宗平涼趙浚谷、時春秦安楊碩亭、于果胡靜菴、鉞階州邢雨民、武威張介侯澍……諸先生，努力於學問的人也不少，傳之於世的祇有此數人。（這就當時諸先生著作刊行於世者說。據現代說：除李空同、夢陽先生而外，其餘諸先生，皆少人知者。）一則甘肅少達官顯

宦，爲之吸引。『一子成仙，七祖昇天。』從前印刷維艱，付梓不易。既少達官顯宦有氣力者謀以付梓，拿私人平民的力量，想把著作刊行於世，那是頂困難的一件事。二則甘肅人情敦樸遲滯，事事怕出頭，即有著作，往往存『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』的心理，年代一久，名山不易藏，其人也未碰到，底稿爲不肯子孫所散失。就我所知，有清晚季以來，如伏羌王心如，靜寧趙吳山，貢玉，王濤山，騰都是。吾師尹文卿，世彩先生詩云：『邊徼人才難顯達，試看禹貢疏洮河。』的確，事實是這樣告訴我們。松厓先生『詩名滿人間』，『與建安大曆諸子，揖讓一堂』，能繼『秦中詩派』，孫（枝蔚），李（因篤），王（又旦）諸先生而起，益堅我表彰先生的決心。後來由友人處得到一部松花菴全集，發現先生許許多多事蹟，遂開始撰這年譜的工作，經三月而始成。

先生說：『大丈夫事業殊途，要當自有千古。』（石田詩鈔序）。又說：『官不必大，惟其稱；詩不必多，惟其工。』（晚翠軒詩鈔序）。先生把事功和文章，看得並重。把文章不朽的價值，擡的很高。打破中國傳統思想的說法以爲『雕蟲小技，壯夫不爲』。狹隘低卑的實利主義。先生以爲人各盡所長，而分工做事，祇要各人把所做的事弄得精微美好，做出成績，便可垂於不朽，便『自有千古』。不

一定作詩的文學家就不如作事功的政治家，也不見得政治家的地位高於文學家一等。總之作官（政治家）要夠得上一個『稱』字，作詩（文學家）要夠得上一個『工』字。在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』（文末吾猶人也；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）（論語）以文藝當爲德育輔助，即爲倫理的附庸而無獨立性的中國社會裏，（不獨中國，全世界大多數的文論家都如此說。）先生能有這種驚人的見解，值得探討發掘，供獻於世。先生又說『公（沈寓舟）寓皋蘭日，予時弱冠，方以明經謁選。公曰：「子不求讀書萬卷，而遽求一官乎？」予遂幡然作傳世想。』（擬五君詠，沈寓舟副使自注。）是先生的雄心壯志，要把他的作品傳世。況又說『狄道先輩有張康侯牧公，及前安定縣令許鐵堂者皆真正詩人也。……表彰前賢，此係吾曹之要事。』（與袁簡齋書。）聽聽！我們生當先生之後，應當怎樣纔對得起先生呢？表彰先生難道不是我們的事嗎？

先生詩學的價值究竟如何？除上引文苑傳一段話外，再看當時一般人的評論：

袁簡齋（枚）說：『先生之詩，深奧奇博，妙萬物而爲言，於唐宋諸家不名一體，可謂集大成矣。』又說：『吳詩奇警。』

王西莊（鳴盛）說：『詩益擺脫羈束，酣嬉淋漓；如有芒角光怪，歎射紙上，不可逼視焉。』
李實之（華春）說：『先生詩瀟源風騷漢魏，根柢三唐，而出入於宋元明諸作者，以故精深雅健，樸老雄渾，卓然自成一家。』

楊蓉裳（芳燦）說：『文采之富豔絕倫，……聲律之細，如八音迭奏，韶鈞鏘然；五色相宣，錦繡爛然。』又說：『先生詩高古雄邁。』

胡書巢（德琳）說：『洮水吳信辰明府，博覽羣籍，兼長於詩。關中自李天生（因篤）孫豹（枝蔚）諸公後，明府乃繼起者也。』

張鶴泉（世法）說：『松厓先生，名重騷壇。所作詩古文，……性情氣骨，流露於千餘字間。而朱聯錦簇，色色鮮豔，所謂萬斛泉源，不擇地而湧出者。』

以上諸先生評語歸納起來，可得三點：

（一）先生詩學的淵源：是『瀟源風騷』，以至於漢魏唐宋元明歷代作家的成品，先生治諸一爐，千鍾百鍊，在秦中詩派李（因篤）孫（枝蔚）王（又旦）諸先生而後，『卓然自成一

家。『名重騷壇。』

(二) 先生詩學的技術：因為先生『博覽羣籍，』纔能『妙萬物而爲言。』做到『精深雅健。』『富豔絕倫。』更能『如八音迭奏，……五色相宣。』『珠聯錦簇，色色鮮豔。』

(三) 先生詩學的個性：先生是極有豪放氣概的，『踔厲風發，卓犖不羣。』(傳略。) 所以先生的詩，是『高古雄邁。』『樸老雄渾。』『有如芒角光怪，歎射紙上。』有『奇警』語句，『性情氣骨，流露於千餘字間。』

先生具有詩學的天才，『年十二，卽通聲律。』(傳略。) 好的天才，還要好的環境。梁任公先生說：『我們國裏頭四川和江西兩省，向來是產生大文學家的所在。陶淵明便是代表江西文學第一個人。』因為江西『北襟江，東南吸鄱陽湖，有「以雲爲衣」，「萬古青濛濛」的五老峯，有「海風吹不斷，山月照還空」的香爐瀑布。』就是我們中國詩人一千年來謳歌的天國廬山的鍾毓，才產出冲遠高潔詩人陶淵明。松厓先生的故鄉如何呢？王西莊說：『山有朱圉鳥鼠，水有河洮汧渭沮漆，其風土高厚而峻拔，畸人逸叟，產乎其間。』(松花菴詩集序。) 這些門面話，到不如先生的我憶臨

洮好十首，對於故鄉風物。有真摯的描寫，細膩的體認，很富人生美的情緒和美的生活。（就大體說）試看：

「我憶臨洮好，春光滿十分。牡丹開徑尺，鸚鵡過成羣。渙渙西川水，悠悠北嶺雲。劇憐三月後，賽社日紛紛。」

我憶臨洮好，真於盛夏宜。南山驚積雪，北戶怯涼颼。簫鼓官紳集，鶯花仕女知。柳陰閒把酒，揮扇是威儀。

我憶臨洮好，秋天爽氣新。牛羊皆可酪，蠅蚋不勞噴。毛褐裁衣厚，明醺釀酒醇。東籬殘菊在，西望更愁人！

我憶臨洮好，三冬足自誇。冰鱗穿鱖鯉，野味買麋麇。鵲鵲人如日，飄飄雪似花。年來青稞賤，到處酒能賒。

我憶臨洮好，山川似畫圖。高岡真產玉，寒水舊流珠。雲影迷雙鶴，濤聲落萬壺。日歸歸未得，三徑日榛蕪。

我憶臨洮好，州如太古閒。譽髦感郿伯，野老話椒山。花繡摩雲嶺，冰開積石關。壯猷辛與李，搔首鬢毛斑。

我憶臨洮好，詩家授受真。高岑皆幕客，白賀是鄉人。山水今無恙，文章舊有神。二張珠玉在，後起更嶙峋。

我憶臨洮好，流連古蹟賒。連開山五瓣，珠濺水三叉。蝶變胭脂馬，蘭干苜蓿花。永寧橋下過，鞭影蘸明霞。

我憶臨洮好，靈蹤足勝遊。石船藏水面，玉井瀉峯頭。多雨山皆潤，長豐歲不愁。花兒饒比興，番女亦風流。

我憶臨洮好，城南碧水來。崖飛高石出，峽斷鎖林開。靜夜魚龍喜，清秋虎豹哀。何時歸別墅，難黍發新醅？

先生自幼就陶醉在這樣美好的環境裏，孕育成他酷嗜詩學的天才。後來官興國州牧，又做沅州知府，是『濟湘沅以南征兮，就重華而陳詞。』或『朝發湘渚兮夕宿辰陽。』或『朝發軔於蒼梧

兮，夕余至乎縣圖。」原來就是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『製菱荷以爲衣兮，襲芙蓉以爲裳。』的南方平民文學開山祖師一生愛好天然的絕代佳人屈靈均（平）的故鄉。先生傲遊其間，恣意放浪山水。『嫋嫋兮秋風，洞庭波兮木葉下，……沅有芷兮澧有蘭，……』這種自然之美，與心靈相觸逗，詩興的逸趣，怎的不從心靈深處迸出呢？王西莊說：『松厓由乙科起家，官興國州牧，進沅州守，蓋不但鍾秦隴之靈，毓西傾諸山，河汧諸水之秀，得其高峻雄拔之氣，以振厲毫楮；抑且縱覽三湘七澤，挹澧蘭沅芷之芳馨，取楚騷之壯烈以爲助。』（松花菴詩集序）先生自也很明白地說：

『此州（興國）案牘十陪陵邑，而勘渠履畝，得詩較齊魯爲多，抑亦江山之助也。』（松花菴遊草自序）

『往余出守偏沅，頗覽楚南之勝，水有洞庭而山則衡嶽，足極天下之大觀。……是何洞庭衡嶽，湧現筆端，而一行作吏，山水與之偕來也。……憶予罷郡後，自楚旋秦，嘗得句云：「衡山寶氣凌朱雀，湘浦文心迸紫蘭。」』（張鶴泉古文序）

先生很感到洞庭衡嶽的「江山之助」是不虛，很感到美的自然環境，影響於文藝造就的力量很大。先生這時「山鬼探幽處，湘妃望遠時。」（讀楚詞偶作。）完成沅州雜詠三十首，瀟湘八景集各體四十八首，怪不得江乙帆先生說：「沅有穀兮桃花酌，湘醺兮天涯。羌踟躕兮五馬，洞庭波兮帆下……鬢絲兮心織，退之嘯兮子美泣，古又唐兮諸金石。」（瀟湘八景集句跋。）李實之說先生詩是「瀟源風騷」的確！

有人說清朝是古學昌明時代，治學問的，如：顧亭林（炎武），黃太冲（宗義），閻百詩（若璩），顏習齋（元）……諸先生；治文學的，如：尤悔庵（侗），朱竹垞（彝尊），王漁洋（士禛）……諸先生，都是轟轟烈烈的「要當自有千古。」先生卻怎麼自「十七歲補臨洮府學弟子員。」二十八歲中舉以後，「八試禮闈，六薦未售，」這樣的熱腸科第呢？這層道理，在年譜裏略爲論及，總是找不出當時時代心理，近閱胡適之所編吳敬梓年譜，恍然大悟。據胡譜，吳敬梓先生生於康熙四十年，比松厓先生大二十一歲，先生時代正是康熙大師死盡，而乾嘉大師未起的過渡時期。清朝第一個時期的大師毛西河（奇齡）最後死，先生生時（一七二二）顧亭林，黃太冲，閻百詩，顏習齋，尤悔庵，

朱竹垞，王漁洋，毛西河都死了，到十七歲中秀才的時候，（一七三八）戴東原（震）祇有十五歲，蔣心餘（士銓）祇有十三歲，四庫全書的總編纂紀曉嵐（昀）祇有一歲，章實齋（學誠）本年纔生，趙雲松（翼），姚姬傳（鼐），汪容甫（中），洪稚存（亮吉），還不會出世呢！當這個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正是吳敏軒（敬梓）撰儒林外史攻擊科舉制度，八股氣燄忽然又大盛起來。我可以引章實齋的話來作證：

『前明制義盛行，學問文章，遠不古若，此風氣之衰也。國初崇尚實學，特舉詞科，史館需人，待以不次，通儒碩彥，磊落相望，可謂一時盛矣。其後史事告成，館閣無事，自雍正初年，至乾隆十許年，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爲矜尚，僕年十五六時，（一七五二——一七五三）正當松厓先生八試禮闈的時候。（猶聞老生宿儒，自尊所業，至目通今服古謂之雜學，詩古文辭謂之雜作，士不攻四書文，不得爲通，又成不可藥之蠱矣！）（章氏遺書卷四，答沈楓墀論學書。）』

案：以上多採胡適之吳敬梓年譜語，因爲兩吳先生時代相同，所以節採胡譜大意，考證松厓先生時代心理。

先生時代，正是『老生宿儒自尊所業，』士攻四書文（卽八股文）時代。先生也莫有勇氣打破這種科舉制度，跳出八股文圈套之外，但是當時『目通今服古謂之雜學，詩古文辭謂之雜作。』先生卻是『古文簡潔謹嚴，不輕馳騁。』（李撰傳略。）『雄深奧衍，自成一家。間作六朝駢體，亦復清真流走，古藻離披。』（楊芳燦松花庵文稿序。）古文的成就如何呢？先生自己對於古文的見解，是：

『自太極生兩儀，而天地人物無不有偶，文章亦若是矣。水溼火燥，雲龍風虎，文於易；觀閔受侮，山榛西苓，文於詩；肇州封山，滿損謙益，文於書；皆偶之端也。東漢而後，遂漸成駢體矣。沿至陳隋，或氣不足以舉其辭，千手一律，氣象萎尫。幸昌黎韓氏起而反之，反之誠是也，然不學者樂其易爲，則空疏之散行弊，復與堆積等。故升庵楊氏謂假漢魏易，真六朝難，非過言也！顧自駢體化爲四六，其弊滋甚。蓋胸無萬卷，從檢類書，屬對雖工，終同稗販。則品隲者但當論其文之奇不奇，不當論其文之偶不偶也。』（芙蓉山館文鈔序。）

對於中國駢體古文及源流，評隲至當。又有：